



凤楼梧桐

美国

萧

逸

著



蕭逸作品全集（之三）

凤楼梧桐

「美国」萧逸



作者(左)与张永生先生合影

萧逸本名萧敬人，原籍山东荷泽，现居美国，著名武侠小说作家，早期从《无忧公主》和《七禽掌》两部书起始，即已博得读者的喜爱，三十余年的武侠小说创作，已使他成为声誉海内外的武侠宗师，各类华文报纸争相刊载他的作品，其代表作有《马鸣风萧萧》、《饮马流花河》等。另有许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，再次引起轰动。他的作品构思奇巧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

01/11/19/3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彩多姿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来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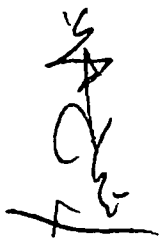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哂哂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楔子

这是一个凄凉的夜晚，天上没有星星，只有一拱秋月，银白色的月光，掩饰着整个大地，使这一片松林显得更寂静、更沉默。偶而吹来的夜风，沐浴着这青城山上的寒林奇石。凄凉的秋虫，提高了它们的嗓子，交织成一片听来颇为断肠的夜曲。

青城山麓之下，由那片松林之后，徐徐驰出了一匹骏马，这马一身纯黑，四蹄如雪，鞍上扣镫挺坐着一个剑眉星目的中年人。

虽然他已是三十几岁的人了，然而，他那一双亮若晨星眸子，斜飞出颊的长眉，令人乍看起来，简直就像是一个二十岁许的英俊青年。只是他紧锁着双眉，不时的吁叹着，令人一望即知，他深陷在苦闷和哀伤之中。

现在这匹骏马已驰上了山坡，他用右手勒住了缰绳，展目下视，可一窥无遗的瞧见那些松林、房舍，然而这些都不是他目光停滞的地方。

现在我们可看出，就在这片松林之后，蜿蜒里许的山畔，耸峙着一座极为雅致的别墅。月光之下，白石砌的墙上满爬着菝楔藤蔓。高墙之内，修竹苍松。夜风之下，花叶婆娑，隐隐地现出些画栋雕梁，好一所古雅巨大的宅院！

这中年人目视着这所巨宅，凄凉的面容之上，竟自挂了一

丝笑容。

猝然间，只见他拉过了身后的佩剑，扳指按簧，呛的一声，已抽出了这口长剑，然后把这口晶莹四射的剑，交向左手，抽下了那个黑牛角也似的剑鞘，低头痴痴的玩弄了一会，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思潮。他感到手上湿湿的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他怎么竟会哭了。

他苦笑了一下，摇摇头，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好蠢！”

于是他把那像黑玉似的剑匣，凑近了唇边，立时就由匣内传出了一阵凄凉低沉的笛声。原来这剑鞘的顶尖，竟原有一个小孔，莫怪乎那曲调是如此的凄婉动人了。

夜风之下，那哀伤的调子，随着风飘扬出去，宛若一个临终者的呼救之声，如泣如诉，令人闻之肝肠绕结，不克自己！

一曲终了，他颓然的止住，仰空长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自语道：“这事情太突然了……为什么会在這時候发生？可怜的孩子！他还没有出世……我恐怕永远也见不着他了……”

正当喃喃自语着，哭泣着时候，突然，由远处传来一阵得得的蹄声。

他连忙拭干了脸上的泪痕，露出一丝期望的笑容，他似乎竟又像从哀伤中复活了过来。

他遥视着那匹雪白的名驹，由那巨宅内窜出，一路撒开四蹄，直往自己立处驰来，须臾，已在近前。

马上的人，竟是一个绮年玉貌的少女。她穿着一身黑绿的马裙，披了一件水绿色的披风。她是那么的喜悦，远远的笑着，招着手，就像一束被风舞动着的石榴花，那么活泼，那么甜！

一霎那，两匹马已迎在一起了。她娇柔无力的喘着，兴奋而又惊奇的问道：“如石，你……真想不到，怎么会今天来，日

子还不到呢！为什么吹这么伤心的曲子？我差一点没哭……”

这少女说着，竟天真的笑了起来。如石含着笑，一展右臂，就像捉小鸡似的，把这少女隔马抱了过来，逗得她格格地笑作一团。

然后他抱着她下了马，轻声对她道：“幼梅！我太想你，实在等不到后天，而且……”

幼梅一皱那两弯小眉毛，娇笑着投入了他的怀抱。如石紧紧的拥着她，用他那微微发烫的唇，吻着她的额角，这少女只是闭着眼，让他享受着温馨。

渐渐两人都沉醉在腻爱里。她像梦呓般的说道：“甘哥！……什么时候你才能带我走呢？……这种日子偷偷摸摸的，我真怕……如石！我不能一天不见你，你知道我每天都在想你……有时候明知道你不会来在窗口，痴看着这片松林，等着你的笛声！……有时候明知道你不会来……”

“但是！……”说着她害羞的瞟了他一眼，低下了头，小声的又接道：“像今天……我真没想到，真开心死了！”

甘如石颇为感激的亲了她一下，打断了她的话，显得很冷静的说：“幼梅！我知道你的心，我何尝不是一样的想着你，……只是……”

这少女不由嫣然一笑，翻了一下那双大眼睛，俏皮的道：“只是什么呢？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呀！是不是要带我走了？”

甘如石苦笑了一下，低下了头，慢慢的答道：“幼梅！我……我马上就要走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幼梅大吃一惊，一挺娇躯，挣开了如石的双臂，她几乎要哭了，连连的问道：“什么？……你说什么？你要走？”

甘如石不由拉起她一只手，勉强笑道：“你呀！可真是一个小孩。你别急呀！我又不是一走就不回来了？……我会很快回

来的！”

幼梅仍然悲伤惊惧的问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要多久回来？你可不要抛下我不管，你知道我是不能离开你的。”

说着她竟嚤声的哭了起来。

甘如石凝视着眼前的少女，心中宛如刀扎，他连连的点头道：“我会回来的，最多两天！两天我就回来……”说着继续拉她入怀。

幼梅这才止住了哭声，甘如石看着她秀丽如花的面容，皎洁的月光之下，她已破涕为笑，苹果似的面颊上，现出了一对浅浅的梨涡儿。

甘如石此时心中不禁又爱又痛，他猜想着自己此去，恐怕很难再回来了，就许自己会血溅青锋，永别了这可爱的恋人，同时还有她肚内尚未出世的孩子。

想到此，他几乎流下眼泪来，他强忍着，咬着下唇，禁不住长吁了一口气。幼梅不由敏感的问道：“甘哥！你怎么了？我看你今天神色可不大对劲，你到底上哪去呀？”

甘如石笑道：“没什么！只是今天我有些奇怪的感觉罢了，平白生了些闲愁而已……哦……”

他说着像猛然想起了一事，伸手从怀中取出一个锦缎所扎的小包，递给少女道：“幼梅！我忘了送你一件礼物！”

幼梅笑接过问道：“什么东西？你怎么会好好地想起送我东西？”

甘如石笑叹道：“你真多心，我这就是为了爱你才送东西的……不过希望你现在先别打开，一直到明天晚上才许看。”

幼梅笑道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甘如石笑道：“你别问！等你打开时，你一定会大吃一惊……这样不是更有意思吗？”

幼梅含笑着点点头，还在手上掂了两掂，觉得沉沉的，也不便多问，只羞道了声：“谢谢你——如石！”

于是二人又拥在了一起，尽情享受这也许是最后的片刻。

似这样差不多一直偎依了整整一个更次，轻怜蜜爱，软语温存，幼梅已经完全陶醉了！她不停的倾诉着、编织着未来的一些美景，包括她们的婚姻、事业，还有未出世的孩子。甘如石只是痛心的听着，很少答话。

又过了片刻，他估计着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这才狠着心，对怀中的幼梅道：“幼梅！你该回去了吧！再晚了就不大方便了！”

幼梅闻言点了点头，晒然一笑道：“好！我回去。不过你要抱我上马，而且……”

甘如石应着，已把这可爱的少女抱上了马背，笑问道：“而且什么？”

幼梅脸一红道：“亲我一下……”

这句话，竟使这年青的侠士，陡然间流下了眼泪。他疯狂的拥着幼梅，吻着她脸上的每一个地方。幼梅带着无限的安慰和惊骇，接受了情人的别礼，她说道：“甘哥哥！让我走吧！你能再为我吹一次那剑匣儿么？一直等我到家。”

如石擦干了泪，只是点着头，遂即抽出了剑，举起那半截空空的剑鞘儿，凑近了唇边，幼梅也跟着带转了马，接着一阵悠凄的笛声，就像沙漠中的孤客吹弄着海螺似的凄凉。渐渐地她孤寡纤柔的情影，在马上一瞬间已消逝在小林的那头了。

甘如石继续吹着空匣，直到他的眼泪已整个迷失了视线，才轻轻的放下手，插好剑。现在再也看不见那位天真明洁，曾使他销魂的可人儿了。

茫茫夜色里，他带转了马头，一迳向山上跑去。身后的长剑，击碰在鞍上，发出铿锵的声音，他是去赴那个可怕、残酷、

死亡的约会去了……

流出的泪，被风吹干了；但吹干了却又有新的眼泪流下。

他看见了一颗大黄果树，于是就下了马，又抬头看了一眼天，不由显得很急促。

微闻他自语道：“是时候了……”

突然身后一声冷笑道：“甘如石！你果然来了，你可知我兄弟找你三年了？”

如石连忙回身，月光之下，由林内踱出了两个不过二十上下的英俊少年，他们并排而出，带着仇恨的目光和冷冷的笑，慢慢地走了出来。

甘如石不由长笑道：“叶之文、叶之武，好兄弟……你们来了……你兄弟等了我三年，可怜的甘大哥不也等了你们三年么？今夜月明风轻，正是聊天的好时候……”

这二少年一行近，才看清，竟是一模一样的面容，方面大耳，螭首厚颌，气宇不凡，竟是一对孪生兄弟。所不同处，仅是前者叶之文唇下多了一颗豆大的红痣。

那叶之文未等甘如石把话说完，竟一声叱道：“姓甘的！你这人面兽心的东西！你还有脸跟我兄弟说话？……你今夜休想逃得活命，干脆说一句，准备怎么死吧？”

甘如石不由脸色一红，遂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叶之文！不错，我做错了……要是我并不要逃，今夜如能死在你兄弟剑下，也没有什么值得遗憾……”

一旁的叶之武闻言，竟似显得不忍，微微冷笑一声道：“甘大哥！你抚心想一想，当初你本是一孤儿，我父是如何恩育你成人，不想你……竟勾引我母成奸……”

说到此，那甘如石不由以手抚面，狂叫道：“不要说了！不要说了！兄弟！我求求你！”

那叶之文冷笑道：“彼时我兄弟年幼，又当投师在外……三年前返家，你这狠心的东西，竟将老父……”

说到此，那甘如石已由地上猛一站起，膛目道：“你父亲怎么了？我可没有……”

叶之文已叱了声道：“怎么了？你自己做的事，自己明白。告诉你，是你害死我父亲的！”

甘如石闻言，头一阵昏，差一点坐倒在地，他心中狂叫道：“天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想不到叶老伯死了，我竟蒙上洗不清的罪名了！……我又怎么向他们解释？”

他脑中这么想着。叶之文竟似疯狂一样的扑了上来，掌中剑作势即将劈下，那叶之武却叫了声：“大哥且慢！”

他说着上前一步，用手中剑一指甘如石道：“甘大哥！你要明白，父母深仇，不共戴天！你诱我母，杀我父，凡为人子者，岂能不报此仇？否则岂不遭天下人耻笑？”

说着他低下了头抖声道：“但是，我们自小情同手足，我兄弟自幼又蒙你传授了不少功夫，虽然以后曾遇名师，但你总算对我兄弟有恩……总之，今夜我兄弟与你誓不两立……”

说到此顿了一顿又接道：“因此你不妨抽出剑来，如果你有本事，我兄弟死而无恨；如果你没本事，那也是你应得的报应，你看如何？”

甘如石此时心如刀割，他想着：这事情是冤枉的，但是他的嘴还未开，叶之文已挺剑而上，厉叱道：“就是这样，姓甘的看剑！”“白蛇吐信”，分胸就扎。

甘如石闪身让过，不由一跺脚，泪流满面的道：“之文！我今夜来此，本没存着偷生之念，但是事情绝非如此……”

说到此竟然苦笑的摇头又道：“不过，我说你也是不信，现在没有什么说的了，今夜我若死在你们手中，只怪我学艺不精，

我孤身一人，你们尽可高枕无忧！”

他说着话，已反手按动佩剑哑簧，寒光闪处，那口“银河剑”已撒了出来，冷夜里青光闪烁，直如一泓秋水，照映着面色，可看出面色的苍白。

他此时已豁出一死，已无意再行分辩，冷然道：“你兄弟一齐上吧！”

那叶之文再也忍耐不住，一挫腰，已扑近了甘如石，掌中剑“长虹贯日”，带起一阵清啸，直往甘如石当胸“旋机穴”就点。

甘如石待其剑到，猛然凝神静志向外一滑右足，一翻右腕“火中取薪”，手中剑疾如电闪，直奔对方双足就削。

叶之文一剑走空。他兄弟因随南海一鹗萧次恭练了一身惊人的功夫，故此剑招上实有独到的功夫。这一剑走空，手中剑猛然一翻，剑转身滑，猝然抖出，这一式更险，竟用“金蜂戏蕊”的招法，荡起一片剑光，直向甘如石面前就劈。

甘如石初一接招，已觉出对方果然已功力大进，今夜想要逃出他剑下，可万难了！

想着，因见叶之文这一式，完全是进步欺身，他竟向后一仰身，手中剑就势向上一磕，“呛琅琅”一声大震，两刃相接，击起一片火星，两下各自一撤身。二次进身，那叶之文已杀上眉梢，他竟然向下一圈剑，向前一耸身，身剑合一，竟自向甘如石肋上猛扎过来。

甘如石身形往左一晃，叶之文的剑，贴着右肋旁刺空递了出去，他竟向下挫腰，“挥手南国”，手中剑向外一挥，又是呛的一声，火星四溅，自己就觉这只右臂一阵酸麻，心想这叶之文好大的腕力。

就听得那叶之文一声厉喝道：“哪里跑！”

倏地腾身跃起，掌中剑就在身形一长之际，已猝然抖出“长虹贯日”分心便刺。

二人这一递上招，直同奔雷闪电，风卷残云，霎时之间，已是二十招上下，各人俱把一身功夫，全部展开。

那种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，一对上手，可谓惊险万分。绝妙处，真有一羽不能驾，虫蝇不能落的地方，起如惊鸿一瞥，落似沉雪泻地。紧凑处，只见闪闪剑影，忽进忽退，倏起倏落。就连一旁的叶之武，也不禁为之栗然！

至此，那叶之文才知道这甘如石，竟然有此身手！方才轻视之心，一扫而净。正逢甘如石掌中“银河剑”施了一招“倒剪梅花”，全身侧仰，雪亮的剑锋，直向叶之文右腕上削来。

叶之文岂敢怠慢，猛一拧腕，剑随身转，已到了甘如石的身后。这突然的转身，实在是太快了，不容那甘如石掉过身来，他竟以“玉女投梭”的式子，向外猛一抖剑，寒光一闪，剑尖已临肋下。

甘如石吓得猛然抖臂，身才拔起尺许，那叶之文已容他不得，冷笑了声：“你还往哪里跑？”

猛然一分右腕，“大鹏单展翅”，向外一挥，甘如石可险到万分了！

好个甘如石！在这种情势之下，他依然斜着身子，仗着一身纯功，便窜出了七八尺。

叶之文的剑，由他的右侧肋面滑过，中衣尽开，甘如石不由惊出一身冷汗，身才一落地，猛觉身侧疾风袭至，他想转身，但是可来不及了。

只见他一顿双足，“金鲤倒穿波”，反窜出三丈，身才站定，竟有人以“海燕掠波”的绝快身法，倏起倏落，已经捷如飞鸟似的，扑近到他身前。

看之下，竟是那叶之武，掌中一支玉箫，一落地已冷笑道：“家兄的厉害，你已尝过了，再试试我这把家伙！”

话一了，已腾身扑上，手中玉箫“拨风盘打”，直朝甘如石“曲池穴”就点。

甘如石惊魂未定，又来煞星，此时他神智已乱，大吼一声，“夜战八方”向外一挥剑，想逼退对方扑来的身势，但是这叶之武身法竟似较乃兄尤快，身躯在空一个盘旋，一带左掌，已兜到了甘如石的身后。二次抖箫，随着猛转之式，竟挟着一阵急啸，倏地向甘如石脑后“玉枕骨”上砸去。

式子是既疾又猛，甘如石至此，可真有些乱了手脚，尚怕那一旁的叶之文抽暇下毒手，更为此分了不少心。见叶之武这一招好快，只好缩顶藏头，右脚随着矮身之式，向后一探，刷的一声，已甩过身来，这口“银河剑”再不留情，“白鹤亮翅”，直向对方胁上劈划而去。

奈何这叶之武掌中玉箫，乃其师南海一鹗萧次恭的早年兵刃，展开了不但能打三十六处大穴，暗中可按着三十六路巧打施唤，按三十六天罡，一招分三式，共一百单八手，化南北武学为一脉。这一施展出来，确是捷如电闪，实虚不测，点、打、封、吞、吐、忽前忽后，或进或退，端的厉害。甘如石时候一久，不自主的气息喘喘，汗如雨下。

此时甘如石掌中剑“金针引线”，直穿叶之武右颈。叶之武一声冷笑，手中玉箫，竟用“倒提金炉”“烘云托月”连环二式，身躯猛一翻，这杆玉箫向上猛一挥，但听呛琅琅一串大震。

银光起处，甘如石虎口尽裂，鲜血洒滴，掌中剑竟被叶之武那种超人臂力振脱，直飞上半天。

他已吓得脸色苍白，就地一滚，已倚在树下。眼前一声厉叱，人影一闪，一口利剑，直往他前胸扎来。就在此千钧一发

之间，猛听得那叶之武惊叫一声：“大哥！”

叶之文剑已出手，猛地拧臂盘身，怔视着自己弟弟道：“难道不杀他？”

叶之武此时眼都直了，他并不答哥哥的话，却直着眼走近了甘如石，用手抖指着甘如石的前胸，抖声道：“这……东西，你那来的？”

甘如石此时脸色苍白已极，他用着乞求的脸色，看着这对兄弟，抖声道：“我情愿死！这……东西给我吧！……”

说着他右手紧紧的抓着悬在颈上的一面玉锁，他双手抓着他，眼泪源源的流出，他想：“这是她送我的……如今我不能再失去它了……”

他的前衣尽开，那是叶之文剑削破的。

突然之间，这对兄弟，都像木人一样的怔住了。这面玉锁是母亲一向不离身的东西，记得他兄弟临走之时，母亲的话：“孩子！娘曾把那面玉锁送给了一个可怜的人，那人是娘永远爱的，你兄弟要遇见此人，不管他如何，你们千万不能杀他……”

想不到这人竟是甘如石！刹那之间，这兄弟二人，呆如木鸡，真个是又羞又愤！他们这才知道，并非全是他引诱自己的母亲，而母亲也同样爱着他……

这是多么令人想不到的事！想着想着他们竟悲愤的淌下泪来……目视着眼前的甘如石，见他紧抓着那面玉锁，那种从容等死的态度，这是何等深的爱力，促使他有此勇气啊！

看到此，叶之文、叶之武自觉再也没有勇气，挥剑去杀这么一个人……

叶之文目视着他，咬着下唇，良久才泣声道：“懦夫！我们不杀你，从今天起，我兄弟发誓，一辈子决不见你……”